

Don't worry, Be Barfi!

來一場無障礙的戀愛



印度電影每年都有佳作出現。

2008年《一百萬零一夜》、2009年《作死不離三兄弟》、2010年《阿漢正傳》、2011年《巴打旅痕團》，而去年代表印度競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《巴飛奇緣》(Barfi) 也是一齣好片。電影早前上映，但本地只有三間戲院放映，如果看膩了荷里活大片，印度片的小情小愛或許是不錯的選擇。

文：蘇蘇 圖：UA提供

印度片好少賣技術、特效，多以劇情取勝，《巴飛奇緣》也走這個路線。影片在孟買、加爾各答和大吉嶺取景，透過患有失聰及語言障礙的男主角巴飛得到美好戀情，帶觀眾走入弱勢社群的世界中，過一次「無聲生活」。

巴飛式人生

導演Anurag Basu擅長拍劇情片，2003年首次執導電影起，部部作品口碑十足，2010年執導的《Kites》成為首部躋身北美票房首10名的印度電影。這次的《巴飛奇緣》，靈感來自於日常生活一個很平常的畫面，但導演的幻想與創造力，讓一個小片段變成一齣愛的電影。

背景設於1970年，巴飛雖然患有語言障礙，又聽不到聲音，但本身樂觀開朗，總是頑皮搗蛋的他遇上富家女萊迪。兩人無懼世人眼光，在大吉嶺墜入愛河，共度美好快樂時光。可惜，兩人背景南轅北轍，萊迪不堪家庭壓力，最後離巴飛而去，下嫁正常人，過正常生活。巴飛的故事繼續走下去，數年後，他綁架患有自閉症的姬兒，兩個邊緣人反而在路上找到快樂，而萊迪婚姻生活不如意，赫然發現巴飛才是真愛的她，也決定回到巴飛身邊。

印度雖然生存環境不理想，但電影裡的印度人總有一套生存法則。巴飛與《作死不離三兄弟》的主角藍丘一樣，都有大無畏的生活態度，不甘於活在制度或限制下，勇於追求自己想要的生



活。或許在惡劣的環境裡，如果不積極面對世界，日子實在太難過了。

向默片致敬

《巴飛奇緣》是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誕生的。數年前，導演在一所特殊學校，看見一個不停吵鬧的女孩，老師無法讓她冷靜下來。但一位熱心的男孩在沒說一句話的情況下，只用自己的方式逗她笑。數分鐘後，女孩臉上再次掛上笑容。男孩原來是聽障、語障人士。導演眼中看到的，不是男孩有多可憐，而是一個很活躍、眼睛閃閃發亮的男孩。這樣的經歷，被Anurag Basu轉化成文字，按他的話說，男孩女孩能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得到快樂，是因為他們都保留了那一份純真。

他們快樂，是因為眼中只有彼此。電影本身沒有太多對白，純粹以肢體動作、眼神來表達感情，觀眾也得以靜下心來，看看印度的美麗風光，感受無聲世界帶來的心靈洗滌。

電影被人戲謔為「彩色的默片」，導演曾透露，電影恰恰是他



對默片的致敬。看着差利·卓別靈、巴斯特·基頓電影長大的他，覺得那時的電影趣味十足，所以他在電影中也參考卓別靈電影的橋段，設計了幾個滑稽的動作。譬如，開首巴飛玩高低槓躲避追捕一幕的靈感就來自1922年巴斯特·基頓的喜劇《Cops》；巴飛不小心撞到大門讓鼻子歪掉這一幕靈感來自1952年的美國音樂喜劇《Singin' in the Rain》；而巴飛利用拉門與警察玩捉迷藏一幕靈感則來自卓別靈1917年的短片《Adventurer》。

演員交足貨

印度觀眾非常愛巴飛，愛他的頑皮、愛他的傻氣，看完電影後受到啟發，人人都希望成為巴飛，遇到困難都說「Don't worry, Be Barfi!」飾演巴飛的是印度有名的性感男星Ranbir Kapoor，才在2011年憑《Rockstar》成為有「印度奧斯卡」之稱的Filmfare電影大獎的影帝，去年托巴飛之福，再度獲影帝殊榮。Ranbir演技之好，不容置疑。巴飛一角沒有對白，但眼神、表情、動作等，都要交



足貨，否則巴飛不是巴飛，反而變成呆呆滯滯的傻仔。首次挑戰聾啞角色的他，曾想過用手語表達自己，但覺得觀眾看不懂手語，所以反而以自身的經驗，例如失聲時如何溝通，來揣摩巴飛的表達方式。

而與他合作的兩位女星，飾演萊迪的Ileana D'Cruz和姬兒的Priyanka Chopra，也是經驗老到的演員。尤其是Priyanka，本身是印度小姐及世界小姐得主，2002年首部電影《Andaaz》即獲Filmfare最佳新人獎，之後更接拍多部荷里活大片。今年30歲的她把個性單純的姬兒演得非常可愛，完全沒有歲月留下的痕跡。

不僅是姬兒，電影裡的每個角色都很有特色，全片幾乎沒有反派角色，輕鬆的氣氛讓人活起來，加上園林美景、森林湖畔、窄巷小徑等經常被忽略的景色生動不失美感。想起最近在網絡上被瘋傳的恒河浮屍文章，人人都對這個國度卻步，但巴飛的世界就是這麼美，看完，或許你會迫不及待去一轉印度。

影訊 重溫影壇十兄弟作品

文：笑笑

粵語長片已成為經典，但那些年，那些導演鏡頭下的畫面，依然精彩，捧紅了不知多少花旦小生。黃岳、莫康時、龍圖、胡鵬、馮志剛、李鐵、吳回、黃鶴聲、盧雨岐和珠璣這十位是響噓的導演，他們以「十兄弟」的名堂結義。他們各有特色，風格不一，合共導演了近1500部國、粵、潮及廈語片，成就了不少經典名作。今年是他們結義五十周年，電影資料館將於十月至十二月逢星期五早上十一時的「歡樂早場」中，選映他們十三齣經典之作，包括：《錦繡天堂》、《貞娥刺虎》、《傻偵探》、《猛鬼孤兒》、《南龍北鳳》、《樊梨花》、《碧血恩仇萬古情》、《司馬相如》、《飛龍太子劈石救銀妃》、《胡奎賣人頭》、《出嫁從夫》、《人鬼恩仇》及《成家立室》。

十兄弟結緣源於一九六三年的某天，其中一位導演與金蘭姊妹九大姐的成員鬥酒，一人敵不過她們九人，遂聯合其他導演戲稱結義，並在六月一日於新新酒樓舉行結拜儀式。他們定期於每月九日敘會，多年來風雨不改。他們兄弟情深，並合資創辦「十兄弟電影企業公司」。他們佳作繁多，是次選映的影片以古裝片為主，以名劇配搭紅伶、紅星的演出為主軸。

而經典中的經典，要數《錦繡天堂》，這是十兄弟群策群力聯手拍攝，僅用了三數天便把影片拍成。不單有大明星吳楚帆、白燕、林鳳、曹達華、于素秋、任劍輝等助陣，導演們也粉墨登場，而「炒雜錦」式的橋段，因波叔及眾星的魅力，既有噱頭又有看頭。《人鬼恩仇》則是「九兄弟」為悼念義兄黃岳而拍的，羅艷卿被正室推下山崖，假扮「攝青鬼」報仇，最終與兒子骨肉相聚。其他如結合古代民間冤獄案和鬼片拍成的《猛鬼孤兒》，《樊梨花》的寶珠姐精彩演出，《碧血恩仇萬古情》中白雪仙的一顰一笑，都很有看頭。



《錦繡天堂》

流金歲月 才藝雙絕黃韻詩

文：沙壺

自問觀影口味冷門，對於前陣子熱播的電視劇《衝上雲霄II》、《情逆三世緣》等一概提不起勁追看，反而每晚鎖定無線網絡電視經典台或亞視歲月流聲台的懷舊節目，看得津津有味。不知道是故意還是巧合，近日發現兩台的節目編排，無論是經典台的《執到寶》，或者歲月流聲台的《新變色龍》，兩劇都不約而同有久違了的黃韻詩參與演出。黃韻詩淡出幕前的日子並不算短，忽然再見到她潑辣及尖酸刻薄的語氣和嘴臉，益發叫人懷念。

把黃韻詩單一歸類為電視藝人，確實有點委屈了她，因為她是演藝界難得一見的表演天才。她曾先後效力無線電視、佳藝電視、亞洲電視、商業電台，還有參與過電影、舞台演出，以及幕後的配音工作，亦曾經為佳藝電視劇《金刀情俠》主唱主題曲，可以說是多才多藝的萬能泰斗。黃韻詩在幕前的演出以喜劇居多，她誇張獨特的搞笑風格只此一家，別無分店。例如她在《92黑玫瑰對黑玫瑰》與梁家輝合唱《你回來吧》，是全片最令人笑破肚皮的片段；至於她在《賭俠II之上海灘賭聖》飾演狡獪奸詐的川島芳子，與周星馳的無厘頭搞笑風格旗鼓相當，擦出耀眼光芒。

然而，在黃韻詩的演藝生涯裡最深入民心的作品，始終都是她與甘國亮合作的經典電視劇《執到寶》、《山水有相逢》，以及被迫腰斬的《輪流轉》。據說黃韻詩最欣賞甘國亮對製作認真嚴謹的態度，每一部劇集於拍攝前已經準備好完整的劇本，讓演員有足夠的時間消化故事和角色，並非像如今「飛紙仔」的忙亂。《山水有相逢》劇本紮實，短短十集篇幅，就將兩個半生沉溺於愛恨情仇的女伶，刻劃得立體精彩。很多演員一輩子也遇不到這樣的好劇本，黃韻詩卻偏偏遇到了，與其說是好運氣，倒不如說是她實力的標記，否則也難擔當大任。

黃韻詩自從1993年主演《晴天霹靂之下集結局》後，即移民加拿大淡出娛樂圈，鮮有公開露面。去年黃韻詩現身於森森兒子的婚宴上，更與《輪流轉》的四位女主角李司棋、鄭裕玲、李琳琳、森森來一張世紀大合照。黃韻詩當時表示，現在已無戲癮，更無復出的打算，與退休的丈夫以享受人生為樂趣。對於她的個人選擇，我們也不難理解，試想像她曾經歷過娛樂圈最美好、最百花齊放、讓她有盡情發揮空間的時代，又怎會屈就於現在流水作業的製作模式？還有更可悲的現實，如今已經難以找到演技與她旗鼓相當的演員與她過招了。與其做一個無敵卻寂寞的高手，倒不如退隱天下、笑傲江湖，反正娛樂圈太小，說不定某一天，我們會在某一地的山水之下，與黃韻詩再度相逢。



黃韻詩(左)

銀幕短打

香港電影「復甦」的意義

文：朗天

本土不本土？

最近出席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3年度中期討論會，其間難免觸及香港電影復甦的問題，用張偉雄的說法，是合拍片的發展限度，終於公開揭示人前，用我的說法，則是在近年本土意識高漲的情況下，香港電影呈現了新面貌。兩者其實是同一個現象，分別從相反的角度去看。

會上有人質疑，「本土」真的那麼重要嗎？質疑背後其實還有一個觀點，尤其在《狂舞派》和《激戰》叫好叫座，先後掀起高潮後，在評論界自命「客觀持平」的論者之間流傳。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，評論人愈強調港片的本土意識、香港電影的回歸，與其說在描述現實的大勢，不如說反而表現了香港人在虛怯不足、積弱已久之下，一遇上如《狂舞派》般稍見成績的電影，便失控力撐，《激戰》的拳拳到肉，勵志強心，則如陽痿者服下威而鋼，挽金槍於既倒。

當然，成功與傑出都是相對的。只要各於文本有據，如何詮釋都是自由的。我看見力度主體，你卻看見偉哥效應，自可各自表述。我只記起有一次在穿越博寮海峽的街道上，看見經過的貨櫃船，在海面留下長長的浪花，久不散去。我驚訝於船的噸位，身旁卻有人指出那只是油污，香港環境污染問題十分嚴重。

因為城邦派言論，愈來愈多人避免再用「本土」這個標籤，以示區別。然而，我們不宜就此得出「本土論述破產」之類的結論。近月城邦派又開始用主體和主體性這些字眼了，難道建議循主體性進路重新思考香港精神及港片港味如我者，又要在論述中讓路，自廢武功？

香港人拍的電影，即使是合拍片，都會自然留下「港味」，往年合拍片一度令這「港味」消失，只是



大家未能適應新環境，一旦適應了，它又回來了。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社會生活（包括精神生活）質素下降，影響了人才出頭的機會及創造力，但不會完全滅絕，一旦時機配合，便會春風吹又生。平常心看港片復甦，不便如此？